

呂思勉全集

15

呂思勉全集

15

中國民族史

中國民族演進史

中國文化史六講

中國文化史



本 冊 總 目

中國民族史	1
中國民族演進史	209
中國文化史六講	295
中國文化史	335

目 錄

序	陳協恭 6
第一章 總論	8
第二章 漢族	12
附錄一 昆崙考	19
附錄二 三皇五帝考	21
附錄三 夏都考	25
附錄四 釋亮	29
第三章 匈奴	33
附錄一 赤狄白狄考	47
附錄二 山戎考	52
附錄三 長狄考	54
附錄四 秦始皇築長城	57
第四章 鮮卑	58
附錄一 鮮卑	71
附錄二 後魏出自西伯利亞	73
附錄三 宇文氏先世	74
附錄四 契丹部族	75
第五章 丁令	78
附錄一 丁令	91
附錄二 丁令居地	93
附錄三 突厥與蒙古同祖	96
第六章 豺族	100
附錄一 豺族發見西半球說	112
第七章 肅慎	115
附錄一 金初官制	141

目 錄

第八章 苗族	142
第九章 粤族	151
第十章 濑族	170
第十一章 羌族	179
附錄一 鬼方考	189
第十二章 藏族	193
第十三章 白種	198

中國民族史

前　　言

《中國民族史》的撰寫約起於一九一九年前後，後經多次增補修改，於一九三四年四月由上海世界書局初版，同年十二月再版，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國文化服務社再版。呂先生自評此書“考古處有可取，近代材料不完全，論漢族一篇，後來見解已改變”。^①《中國民族史》出版後，呂先生曾做過一遍仔細的校訂。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楊寬、呂翼仁先生也做過一些校訂。

《中國民族史》有多種新版或重印版：^②如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中國學術叢書”版（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出版，有刪改）、上海書店“民國叢書”版（第一編，一九八九年十月影印出版）、北京東方出版社“學術經典叢書”版（一九九六年三月出版），又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呂思勉文集”《中國民族史兩種》（二〇〇八年五月出版）、岳麓書社“民國學術文化名著”叢書（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出版）、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古籍出版社“世紀文庫”（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出版）、吉林人民出版社“中國學術文化名著文庫”（二〇一三年三月出版）、北京聯合出版公司“民國大師文庫”（二〇一四年一月出版）等。

此次將《中國民族史》收入《呂思勉全集》重印出版，我們以呂先生的部分手稿和上海世界書局初版本為底本，參考了呂先生、楊寬、呂翼仁先生的校訂成果，並將原書的繁體直排、雙行夾註，改為繁體橫排、單行夾註。除訂正原書的錯字、誤植外，其他如行文遣句，概念術語、人名地名等，均未作改動。

李永折　張耕華
二〇一四年七月

① 呂思勉：《三反及思想改造學習總結》，參見《呂思勉全集》之《呂思勉論學叢稿》下。

② 有關《中國民族史》的再版、重印的情況，詳見《呂思勉全集》之《呂思勉先生編年事輯》附錄二《呂思勉先生著述繁年》的記錄。

目 錄

序	陳協恭	6
第一章 總論		8
第二章 漢族		12
附錄一 昆崙考		19
附錄二 三皇五帝考		21
附錄三 夏都考		25
附錄四 釋毫		29
第三章 匈奴		33
附錄一 赤狄白狄考		47
附錄二 山戎考		52
附錄三 長狄考		54
附錄四 秦始皇築長城		57
第四章 鮮卑		58
附錄一 鮮卑		71
附錄二 後魏出自西伯利亞		73
附錄三 宇文氏先世		74
附錄四 契丹部族		75
第五章 丁令		78
附錄一 丁令		91
附錄二 丁令居地		93
附錄三 突厥與蒙古同祖		96
第六章 羯族		100
附錄一 羯族發見西半球說		112
第七章 肅慎		115
附錄一 金初官制		141

目 錄

第八章 苗族	142
第九章 粵族	151
第十章 濱族	170
第十一章 羌族	179
附錄一 鬼方考	189
第十二章 藏族	193
第十三章 白種	198

序

呂君誠之，著《先秦學術概論》，予既爲序而行之矣。越三日，君復以所著《中國民族史》相示。讀之，二日而畢。則其貫通精確，又有非前書所能逮者。漢高祖之盛也，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是役也，上距蒙恬之逐頭曼，僅十餘年耳。蒙恬之兵則強矣，自此以前，秦之兵威，未能若是其盛也；燕趙諸國，兵力尤不逮秦；匈奴之爲國則舊矣，何以迄無冒頓其人者，侵擾北垂？此史事之可疑者一也。漢世所謂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東者，實苞今遼、熱二省，且渡鴨綠江入朝鮮。烏桓居五郡塞外，其地亦不狹矣。乃自魏武柳城一捷，而烏桓之名，幾不復見，其衆果何往乎？此史事之可疑者二也。朝鮮爲箕子之國，無足疑者。然當商周之間，遼東西究作何狀，殊不可知，無論箕子出走，武王封建，安能及於朝鮮？此史事之可疑者三也。蒙古由來，《元史》不載。賴有《祕史》，少窺崖略。然《祕史》所述，則蒙古王室之先世耳。其部族緣起，不可知也。近世考證之家，謂其實出室韋，以地望覈之，是矣，然蒙人又自號曰韃靼，何居？抑韃靼者，《五代史》云：靺鞨別部之居陰山者也。靺鞨在松花江畔，何緣西附陰山？既附陰山，又何緣絕漠而北？此史事之可疑者四也。往史所載諸民族，一夫多妻者多，一妻多夫者少。苟其有之，必且競相傳述。當南北朝時，有具一妻多夫之俗者曰嚙噠，居今于闐。史謂其自金山而南；班勇平西域時，已有其國。果如所言，《後書》、《國志》，何以一語不及？而吐蕃贊普，《唐書》謂其系出禿髮，越積石而撫有羣羌。羌固父死妻後母，兄亡報嫠嫂者。以一妻多夫之藏族，而謂其原出於羌，可乎？此史事之可疑者五也。苗、瑤、僚、僰占地既廣，稱名猥多。果一族乎？抑多族乎？若爲多族，當得幾族？若本一族，緣何派分？歷來記諸族之事跡者多，能董理其派別者少。此尤予讀書以來所懷疑莫釋者也。一讀此書，則向之懷疑莫釋者，今皆昭若發瞞。昔人謂《漢書》可以下酒，得此快作，真可一石不醉矣。然向所臚舉，僅就予所懷疑者言之耳。全書中精闢之處，蓋未易枚數。如匈奴與中國同文也，其前

後龍庭所在也，契丹十部八部之異也，金源王室得氏之由也，靺鞨二字之義也，文身食人之俗究出何族也，無一不怡然渙然，未道破則人不能言，已道破則人人共信者。又如濮族遠跡，曾及秦豫；肅慎濼貉，皆因燕開五郡，播遷東北；則穿貫史事，若綴千狐之白而爲裘，使往史失載之大事，突然現於眼前。斯尤足究民族盛衰興替之原，豈徒曰誦習簡策，若數米鹽而已。近人所撰《東北史綱》，因夫餘諸國，俗類有殷，而疑滿族來自東方，遠不如此書諸族本居燕北，因燕國開拓而播遷之說之善。蓋嘗論之：考證之學，以清代爲最精。實詳於經而略於史。清儒之考史者，多留心於一枝一節，爲古人彌縫其闕，匡救其災，其能貫串全史，觀其會通者蓋寡；比合史事，發見前人所未知之事實者，尤不可覩矣。君之所爲，誠足令先輩咋舌。附錄諸篇，若三皇五帝、昆侖、鬼方、長狄諸考，則又淹貫經子，雖專門之經生有不逮。才士固無所不可哉！誰謂古今人不相及乎？

民國二十二年夏武進陳協恭序

第一章 總論

此書凡分十二族，今各述其大概如下：

(一) 漢族 此為最初組織中國國家之民族。其語言、習俗、文化等，皆自成一體，一綫相承。凡世所稱為中國民族者，皆以其能用此種語言，具有此等習俗文化而言之也。此族初居黃河流域，漸向長江、粵江兩流域發展。其開化之年代，今尚不能確知。據史家所推算者計之，則其有史時期，當在距今五千年前後。中國確實之紀年，始於共和元年，在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自此以前，據《漢書·律曆志》所推：周尚有一百二十二年，殷六百二十九年，夏四百三十二年，為公元前二千零二十四年，即民國紀元前三千九百三十五年，更加巢、燧、羲、農，及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等，事跡較可憑信者，必在距今五千年前後也。其為故居此地，抑自他處遷徙而來，今亦未能確知，其奄有中國本部，蓋定於秦、漢平南越開西南夷之日。自此以後，其盛衰之跡，即普通中國歷史，人人知之。其與他族交涉，則述他族時可以見之。故述此族之事，即至此為止。

(二) 匈奴 此族當前二世紀至紀元一世紀時，據今內外蒙古地方，為中國之強敵。一世紀末，為中國所破，輾轉西遷，直至歐洲為止，與中國無甚交涉矣。其人居中國內地者，四世紀之初，乘中國內亂而崛起。是為五胡中之胡、羯，十六國中之前後趙，約五十年，大為冉閔所屠戮，遂驟衰，其遺族浸與漢族相同化焉。此族自周以前，蓋與漢族雜居黃河流域，詳見篇中。此時今內外蒙古之地，蓋極地廣人稀；錯處之種族雖多，非盡此族。實無一强大者。故中國當未統一之前，無北方游牧民族侵掠之患，實天幸也。

(三) 鮮卑 此族似即古所謂析支，散居中國之北。秦、漢時，則在今遼、熱之間。蓋南限於燕所開上谷、漁陽、右北平諸郡，西限於匈奴也。更東則為貉族。中國人稱為東胡。公元前一二世紀之間，為匈奴所破，餘衆分保烏桓、鮮卑二山，因以為名。二山所在，今不能確知，然必滿、蒙之間，所謂內興安嶺之脈者。烏桓在南，鮮卑在北。漢武帝時，招致烏桓，居於上谷、漁陽、右北平、

遼西、遼東五郡塞外，助漢捍禦匈奴。自此烏桓與漢較親。一世紀末，匈奴亡。鮮卑徙據其地，而臣其遺落，由此大盛。至二世紀後半，遂與中國相抗衡。然未久復衰。惟其部落分布仍甚廣。烏桓當二世紀後半，其大人亦頗有桀驁者。三世紀初，曹操襲破之於柳城。自此不能復振。然後此崛起之鮮卑，核其地，實多前此烏桓所據。故予頗疑鮮卑為其種族之本名，烏桓僅其分部之號；柳城戰後，非烏桓自此遂亡，乃皆改從本名耳。此族分布既廣，故五胡之亂，乘時崛起者頗多。前後燕、西秦、南涼、拓跋魏、宇文周皆是。高齊雖自稱漢族，風氣實同鮮卑，亦不能視為漢族也。兩晉南北朝之世，此族之興，始於慕容氏之據遼東西。事在三世紀末葉。至五八一年，隋代宇文周，而其在中國割據之局始終，其人亦大抵同化於中國。而其種落，仍有居西遼河上游流域者，是為奚、契丹。公元十世紀之初，契丹崛起，盡服漠南北；聲威西至西域；又東北滅渤海；南割燕雲十六州。至一千一百二十五年，乃為金所滅。自東胡之強至此，蓋千三四百年，其運祚，實遠較匈奴為久也。

(四) 丁令 此族在今日，中國人通稱為回，西人則通稱為突厥，皆其後來之分部。其種族之稱，實惟丁令，異譯作勑勒，亦作鐵勒。地在匈奴及西域諸國之北。自貝加爾湖附近起，至鹹海、裏海之北，成一弧形。鮮卑侵入內地後，此族踵之而據漠南北。公元四世紀前半，北魏與柔然，爭鬪最烈。柔然雖鮮卑分部，其所用實皆丁令之衆也。五世紀中葉，柔然衰，而此族之突厥盛。自此或與中國為敵，或則臣服於中國，至七世紀初乃亡。而其同族回紇又繼之。至八世紀初葉，乃為黠戛斯所破。自此棄漠南北，居河西及天山南路，以至於今。以上所述，為此族之居東方者。其居西方者為西突厥。六世紀中葉，為中國所破。後中國之威力衰，則臣服於大食，然其種落仍在。大食衰，此族復多崛起者。元世，入居中國者不少焉。

(五) 羯族 東洋史上，漢族而外，當以此族程度為最高。古所稱東方君子之國者，實指此族言之。其根據地，予疑其本在遼、熱、河北之間，自燕開五郡，乃為所逐，奔逆塞外。於是此族名國，在今吉林西境者有夫餘，其南下朝鮮半島者，為高句麗及百濟。夫餘亡於三世紀之初。而句麗、百濟，日益昌大，終成半島之主人焉。此族文化，酷類有殷，蓋受之箕子。古代之朝鮮，斷不能在半島，蓋亦隨燕之開拓，而奔逆於東者也。

(六) 肅慎 即今所謂滿族，此族在古代，疑亦近北燕，隨燕之開拓而東北走者，詳見篇中。自漢以後，此族居於松花江流域，而黑龍江兩岸，亦其種落所在。初蓋服屬夫餘，後亦臣事句麗。句麗之亡，助之之粟末部，入居今熱河

境。七八世紀之間，因契丹叛亂，東走出塞，建國曰渤海。盡有吉、黑及清咸豐間割畀俄國之地。并有今遼寧東境，及朝鮮北境。一切制度文物，皆模範中華，稱爲海東盛國。九百二十六年，爲遼所滅。於是此族大致服遼。至一千一百十四年，而此族之黑水部曰女真者興起。以飄風暴雨之勢，十有二年而滅遼，又二年而亡北宋，奄有中國之半。凡百二十年，而亡於元。其居長白山者，後四百年乃興起，是爲清。其居黑龍江上游者爲室韋。其別部，唐時曰蒙兀，即後來之蒙古。然蒙古王室之先世，則實沙陀突厥與室韋之混種也。詳見篇中。

(七) 羌族 此族在今隴蜀之間，及西康、青海、前藏之境。其分支東出，沐浴中國之文化最早者曰氐。三代時，即與中國有交涉。據河、湟肥饒之地，爲中國患最甚者，爲漢時之西羌。又西北至天山南路，南至雲南西境，亦有其種落。但非其蟠結繁盛之區而已。此族所處之地，極爲崎嶇，且較磽瘠，既不能合大羣，產業亦無由開發，故其進化頗遲。然亞洲中央之高原，大半爲此族所據。將來大陸中心開發時，實占極重要之地位也。

(八) 藏族 此族有一特異之俗，曰一妻多夫。自晉以前無聞焉。南北朝時，乃有據今于闐之地者，曰嚙噠。其兵威遠暨西亞。至突厥興，乃爲所破。嚙噠原起，史籍所云殊不足據。以予觀之，則嚙噠二字，實系于闐異譯。後藏、于闐之間，本有交通孔道。嚙噠蓋後藏民族之北出者也。西康、青海、西藏同爲亞洲中央高原。然其地勢，仍有微別。西康、青海及前藏，皆向東南傾斜，爲諸大川上游谷地，此爲羌族所據。後藏之地，則高而且平，其水皆無出口，地理學家稱爲湖水區域，此則藏族之所據也。前藏之南，雅魯藏布江流域，地最肥饒，亦較平坦，去印度又近，是以吐蕃王室之先，自此入藏，遂爲羌、藏二族之主。此族以所居之地之閉塞，其開化亦遲。然正以此故，其信教之心極篤。佛教衰於印度，遂以此爲根據。蒙、羌兩族，亦皆受其感化。亞洲內陸開發時，亦必占極重要之位置也。

(九) 苗族 南方諸族，向來論者，不甚加以分別。然考諸史籍，則固顯然可分爲三：其一族，予從今日通行之名，稱之曰苗。又其二族，則稽諸古初，而稱之曰越，曰濮。苗族古稱黎，漢以後稱俚，亦作里。其地居正南，故古書多稱爲蠻。今所謂苗，即蠻字之轉音也。或以附會古之三苗，誤矣。然今苗族之稱，不因古三苗之國，而古三苗之國所治，則確爲今之苗民，即所謂九黎也。此族當五帝時，曾據今長江中流，洞庭、彭蠡之間。後爲漢族所破。周時，江域之地入楚。此族退居湖南，自漢以後，又沿洞庭流域西南退。凡今湖南及

貴州沅江上游之地，古所謂蠻者，大抵皆此族也。

(一〇) 越族 今所謂馬來人。其分布之地，在亞洲沿海，暨環亞洲諸島嶼，即地理學家所謂亞洲大陸之真沿邊者。其形狀之異甚著，史多明載之。又文身食人之俗，散見史籍者甚多，比而觀之，則皆係此族人。此族之程度，似較苗族為低。然其所據之地，遠較苗族為廣。山東半島及江、浙、閩、廣、湘、贛，古代蓋皆此族人所據、且有深入川、滇者。今日中國人之成分中，此族之血胤必不少也。

(一一) 漢族 此族今稱倮羅。其與苗族之異，日本鳥居龍藏曾言之。然考諸史籍，其事亦甚顯著也。此族之文明程度，又較苗族為高。其地在苗族之西；貴州西境，雲南東境，四川南境，則其蟠據之區也。此族在古代，蹤跡曾深入北方，達今秦、豫之境。湖北西半，亦大抵為所據，詳見篇中。其去漢族蓋最近，故其程度亦最高也。

(一二) 白種諸族 今日歐、亞二洲之界綫，非歷史上東西洋之界綫也。歷史上東西洋之分界，實為亞洲中央之帕米爾高原。自此以東之地，其事皆與中國之關係多，與歐洲之關係少；自此以西之地，則與歐洲之關係多，而與中國之關係少矣。白種人之分布，大都在蔥嶺以西，故與中國關係較淺。然彼此往來，究亦不乏。而蔥嶺以東，白種人之分布，亦非曰無之，特非大部落耳。

以上所述，除白種諸族甚少不足計外，其餘十一族，可分三派：匈奴、鮮卑、丁令、貉、肅慎為北派；羌、藏、苗、越、濮為南派；此以大致言。羌、藏中，亦有具北派之性質者。而漢族居其中。北派除貉族外，非據瘠薄之草原，則據山嶺崎嶇而苦寒之地，故其性好殺伐。歷代為中國患，又蹂躪西域，有時且及於歐洲者，皆此派民族也。南方則地勢崎嶇，而氣候炎熱，其民性較弱，而團結亦較難，故不能為大患。然其開發亦不易。漢族卵翼之，教誨之，迄今已數千年，猶未能全然同化也。惟漢族，根據黃河，而漸進於長江、粵江兩流域。川原交錯，物產豐饒，幅員廣大，交通利便，氣候亦具寒熱溫三帶，取精用弘，故能大啟文明，創建世界所無之大國。得天獨厚，良非偶然。然以四圍諸族，程度皆下於我，遂不免傲然自大，而稍流於故步自封；又以廣土衆民，生活及文化程度，皆遠較他族為勝；一時雖為人所征服，不久即能同化他人；不恃兵力，亦足自立，民氣遂日流於弱；此則其缺點也。今日所遇諸族，則非復昔時之比矣。狃於蒲騷之役者，雖遇小敵，亦不免敗績失據，況今之所遇，固大敵乎？可不深自念哉？

第二章 漢族

民族與種族不同。種族論膚色，論骨骼，其同異一望可知。然雜居稍久，遂不免於混合。民族則論言文，論信仰，論風俗，其同異不能別之以外觀。然於其能否摶結，實大有關係。同者雖分而必趨合，異者雖合而必求分。其同異，非一時可泯也。

一國之民族，不宜過雜，亦不宜過純。過雜則統理爲難，過純則改進不易。惟我中華，合極錯雜之族以成國。而其中之漢族，人口最多，開明最早，文化最高，自然爲立國之主體，而爲他族所仰望。他族雖或憑恃武力，陵轢漢族，究不能不屈於其文化之高，舍其故俗而從之。而漢族以文化根柢之深，不必藉武力以自衛，而其民族性自不虞澌滅，用克兼容并苞，同仁一視；所吸合之民族愈衆，斯國家之疆域愈恢；載祀數千，巍然以大國立於東亞。斯固並世之所無，抑亦往史之所獨也。

漢族之稱，起於劉邦有天下之後。近人或謂王朝之號，不宜爲民族之名。吾族正名，當云華夏。案《書》曰：“蠻夷猾夏。”《堯典》，今本分爲《舜典》。《左氏》曰：“戎狄豺狼，諸夏親暱。”閏元年。又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定十年。又載戎子駒支對晉人之言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襄十四年。《論語》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八佾》。《說文》亦曰：“夏，中國之人也。”則華夏確係吾族舊名。然二字音近義同，竊疑仍是一語。二字連用，則所謂複語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二語，意同辭異，古書往往有之，可看俞氏樾《古書疑義舉例》。以《列子》黃帝夢游華胥，附會爲漢族故壤，未免失之虛誣。夏爲禹有天下之號，夏水亦即漢水下流。禹興西羌，《史記·六國表》。漢中或其舊國。則以此爲吾族稱號，亦與借資劉漢相同。且炎劉不祀，已越千年。漢字用爲民族之名，久已不關朝號。如唐時稱漢、蕃，清時稱滿、漢，民國肇建，則有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說是也。此等豈容追改？夏族二字，舊無此辭。華族嫌與貴族混。或稱中華民族，詞既累重，而與合中華國民而稱爲一民族者，仍復相淆。夫稱名不能屢